

日本短篇推理小說

18 企業家聚會殺人事件 神探柯南系列

——No.1 重要的聚會——

「天野龍治！不就是那個有名的大企業家嗎？」小蘭看著邀請函，驚訝地問著。

「是呀！他可是日本數一數二的商業鉅子呢！」小五郎回答說。

「這麼有名氣的企業家怎麼會邀請爸爸去參加他們公司的年終聚會呢？」

「喂！我也算是全日本最有名的名偵探——毛利小五郎耶！名企業家邀請名偵探有什麼不對呀？」

「……呵呵呵」柯南在一旁苦笑。

———天野的別墅———

「哎呀！毛利先生！歡迎歡迎！我就是天野龍治，您好您好」說話的就是大企業家天野龍治(50歲)，他的身材矮矮胖胖，看起來不像個名人。

「喔！這位就是大偵探毛利小五郎啊！久仰久仰！」

「哪裏！想必你一定就是天野先生的夫人吧？」

「沒錯，敝人叫做天野實惠(42歲)。」

「好啦！各位，廢話就不多說啦！請進來吧！」一行人進了天野的別墅。

「哇！我本來以為像您這樣的大企業家所舉辦的年終聚會一定會有很多人參加的，沒想到只有四、五個人啊！」毛利有點驚訝。

「哈哈！毛利先生，這次聚會我只邀請了本公司重要的職員，也可說是本公司的高級主管聚會！」天野笑著回答。

「啪啪！」天野拍了拍手「各位！這位就是鼎鼎大名的名偵探毛利小五郎！」

「喔喔！原來他就是毛利小五郎啊！」四周響起了一片驚喜的聲音。

「來！我為您介紹介紹，毛利先生」天野帶著毛利一一介紹。

「這位是松下廣彥(30歲)，我的得力助手。」「您好！敝姓松下。」

這個人身材高大，一點也不像在商界屢創佳績的大企業家助手。

「她叫做加藤真紀(24歲)，是我的秘書。」「嗨！毛利先生！」

「還有這位佐佐木雄二(41歲)，他是公司的高級主管之一。」「你好！」

「至於這位則是美國分公司的社長，土居正勇(48歲)」「很高興見到你，毛利先生。」

「這場聚會所出席的來賓來頭還真不小！」柯南在心裏想著。

「咦？」柯南注意到了一個站在牆角的人。「小蘭姊姊！」

「嗯，什麼事？」

「那個人……」柯南指向牆角的那個人。「是不是小淵廣治？」

「沒錯！他就是那個名作家小淵廣治(29 歲)。」

「他爲什麼會出現在這呢？」

「聽說小淵廣治是天野龍治的親生兒子，但是因爲小淵不肯繼承天野龍治的公司和遺產，所以他們就斷絕了父子關係了」「原來是這樣子啊！」柯南似乎懂了，不過它還是不了解小淵爲何要參加這場聚會。

天野好像也發現了小淵，「你來這裏做什麼！」

「哦！難道我連參加一個曾經對我有恩的人所舉辦的聚會都不行嗎，天野龍治先生？」

氣氛突然變得很緊繃。

## ——No.2 密室殺人？——

「哼！你是沒有資格來參加這場聚會的，小淵先生！」天野相當生氣。

「好了好了！你們兩個都少說幾句！」天野夫人趕緊出來打圓場。

「對不起，各位！」天野向大家喊著「我要先回房去了，請你們自行享受這場聚會吧！」天野走出了大廳。

「老公！」天野夫人追了出去。

「真是的！每次都這樣！這可是今年的年終聚會耶！如果社長本人不在的話，未免也太不像話了吧！」秘書加藤也有點不高興。

「沒關係啦！真紀，等會兒社長氣就會消了啦！」松下這樣勸她。

「唔~~」毛利向松下問了一個問題「天野先生平常就是這樣嗎？」

「是啊！別看社長平常待人和氣，但是只要一看到他兒子就氣的火冒三丈。」松下沒回話，被加藤搶先了一步回答。「而且啊！天野社長他……」

「加藤！」高級主管之一的佐佐木雄二突然喊了一聲「這種事不需要跟毛利先生說吧？」

「是……」加藤回答的有些委屈。

「到底是什麼事呢？」柯南在一旁嘀咕。

「其實啊！這也是我聽說的。」小蘭回答柯南「天野先生可能是用不法的手段才把自己的事業弄得這麼大，所以呢，小淵先生就是因爲這個原因，不肯繼承他爸爸的事業。」

「原來如此！」「不過你這個女人也太八卦了吧！」後面這句話柯南當然不敢說出來。

「真是抱歉，毛利先生！」天野夫人回到了大廳「原本應該是一個快樂的聚會，竟然變成這樣……」

「哎呀！這有什麼大不了的嘛！」毛利笑著回答後來，毛利和其他的人在大廳中聊了一些關於天野公司的事「哇！已經十點多啦，對不起，恕我失陪一下。」佐佐木說完就走出了大廳。

「那我也去準備一些點心給大家吧！」天野夫人走向廚房。

「那我來幫忙吧！」加藤也跟著天野夫人出去了。

「我出去看一下車子。」松下也離開了。

不久後，小淵也離開了大廳。

大廳內只剩下土居正勇和柯南他們三個人。

「不好意思，他們這些人就是這樣忙忙碌碌的，還請見諒。」土居苦笑著。

「啊，對了！」毛利好像想起了什麼「土居先生……」但是話還沒講完，就傳來一陣尖叫聲。

「呀啊啊啊啊啊~~~~~」「怎麼回事？」「是真紀小姐的聲音！」

「快去看看啊，叔叔！」柯南督促著毛利。

「發生什麼事了？」松下也從前門跑進來。

「不知道！趕快去看看！」

五個人趕到真紀的地方。

### ———天野的房前———

「怎麼了？」

在天野的房前有加藤真紀、佐佐木雄二和天野夫人。

「天……天野社長他……」佐佐木驚慌的說。

「什麼！」毛利衝進房內，卻發現了天野的屍體，胸口附近插了一把利刃，而且頭部撞擊到一旁的雕飾品，也有大量的出血。

「怎……怎麼會……」松下相當驚訝。

「叔叔，你看！」柯南指向窗口。窗戶是關起來的，而且還掛著一支鑰匙。

「那是……」「這房間的鑰匙。」松下接口說。

「難道說……天野夫人，你們剛才到這裏來的時候，門是鎖著的嗎？」

「是啊！是我請佐佐木先生將門撞開的。」

「這房間又位於三樓，這麼說……」毛利堅定的說。

「這是一樁密室殺人案！」

### ———No.3 找出線索———

「這麼說來，案發當時除了土居正勇先生和毛利老弟、小蘭以及柯南四個人以外，其他人的不在場證明都難以成立嘍！」說話的是目暮警官。「但是，爲了確定還是再聽一遍比較好吧！」高木警官有些不太放心。

「好吧，就由發現屍體的天野實惠、加藤真紀和佐佐木雄二先說吧！」

「當我老公被殺害時，我正準備大家的點心。」

「我和天野太太在一起。」

「我在打電話」「哦！打什麼電話呢，佐佐木先生？」目暮警官問道。

「打給我的客戶，我本來跟他約好了要在十一點去喝酒的，不過看這情況，大概也去不成了。」「那麼松下廣彥先生呢？」目暮警官又問。

「我那時在外頭檢查車子，因爲我的車子在路上好像就出了一些問題。」

「那你呢，受害者之子——小淵廣治？」

「我？我只是出去走一走而已。」小淵回答的漫不經心。

柯南想起了當時的情形。

當他們聽到秘書加藤的尖叫聲時，土居的確是與柯南他們一起待在大廳，而不久後，松下才從前門跑進來，至於小淵則是到了大家都發現了屍體後才出現在眾人面前。天野先生死亡的時間正好就是大家都離開大廳的時候，就時間而言，松下也不太可能犯案，這麼說……是小淵嗎？他犯案的時間的確很充裕，也有充分的殺人動機，可是……

「等等，當時那個人……為什麼知道那件事？」柯南又擺出了他的標準沉思姿勢。

「什麼！真的嗎？」毛利突然大叫。

「是……的，當時天野夫人是離開了四、五分鐘。」加藤好像有點被毛利嚇到。

「沒錯，那時我去拿點心的材料。」

「也就是說，你們兩位也有足夠的時間殺害天野先生囉！」目暮警官在旁說著。

「嗯……」

這兩個人……應該也不太可能。

「我還是回現場看看吧！」柯南跑向二樓天野的房間。

———天野的房間———

「啊，柯南！不能進來，現在還在鑑識中！」高木警官發現了柯南。

「哎呀！沒關係啦！」柯南笑嘻嘻的「對了！高木警官！」

「什麼事？」

「那個窗戶是鎖著的嗎？」

「對啊！而且當時房間的鑰匙也掛在這上面。」窗戶是一般的玻璃窗。

「咦？」柯南發現窗戶的外框，有被某種東西磨過的痕跡。

「這裏也是……」窗戶的鎖上面也有類似的痕跡。

柯南又發現到在窗戶上方的牆壁上有著一個像是滑輪的東西。

「這個又是……」

「喂！柯南，好了吧，可以出去了嗎？」高木警官趕緊把柯南送出了房間。

「可惡，凶手到底用什麼手法從這個房間逃脫的！」柯南離開了房間。

「我一定會抓到你的，殺人凶手！」柯南在心裏發誓。

「事實的真相只有一個！」

——No.4 得來不易的絕對性證據——

———大廳———

「可是，天野先生也真可憐，被人一刀刺死。」柯南聽到松下的聲音。

「算了吧！是他死有餘辜。」加藤毫不留情的說。「要不是他……」

「夠了！」佐佐木再度阻止加藤說下去。

「講了又不會怎麼樣！反正他都已經死了啊！」加藤喊得比佐佐木還大聲。

「加藤真紀！你……」

「冷靜點，各位！」目暮警官適時阻止了即將爆發的戰爭。

「但是」毛利開口說，「加藤小姐，我還是要請你解釋一下，你想說的那件事。畢竟這件事可能是這樁命案關鍵。可以嗎？」

「那是六年前的事情了，那時正值日本泡沫經濟崩潰之時，我們公司也不例外，就當我們陷入危機的時候，社長他卻用了極為卑鄙的手段將對手的公司一家一家的摺倒，其中社長的最大的對手—古谷建夫還因此自殺了。」

松下、佐佐木、土居還有天野夫人的表情都變得相當凝重。

「嗯~~~~如果是爲了古谷復仇的確有這可能，不過……」毛利轉頭看著小淵  
「你這傢伙也很有可能！」

「哼！毛利先生，我的確是與天野龍治不合，但是我可沒有無聊到殺了他啊！」

「總而言之，在真相查明前，請各位留在這裏。」目暮警官再度開口。  
柯南趁著他們不注意的時候跑出了屋外。

——別墅外，天野房間的正下方——

屋外還下著雪，搜索起來特別辛苦，柯南站在天野房間下方思索著。

「當時天野的房門是鎖著的，凶手想要詭計從房門走出去是不太可能的，就算他真的從門口走出來，在半路上遇見其他人的風險非常高，這樣的話，凶手應該是從窗戶逃脫的，但是窗戶是鎖住的……」

柯南突然發現二樓的水管上的積雪有部分掉落的現象。

「剛才的確是在天野房間的窗戶發現了那兩條奇怪的痕跡和一個不明用途的滑輪……如果真是如此，那個東西應該還埋在雪裏。」柯南在雪地找著他想要的證據。

「找到了！果然還在！但是還差一項，光是這點證據是沒用的啊！」

「等等……那個人爲什麼會說……」柯南恍然大悟「好！只要去確認一下就好了！」

柯南跑回了別墅，卻在玄關處碰到了小蘭。

「柯南！」

「嗚哇！」

「你到底跑到哪裏去了？」小蘭生氣的問。

「沒……沒有啦！走一走而已啦！」柯南笑嘻嘻地跑掉了。

「真受不了他！」

## ———天野的房間———

「柯南！你怎麼又跑來了？」高木警官好像對柯南的行為有些困擾。

「是毛利叔叔叫我來的啦！他叫我問你說……」

「喔！他是……」高木把實情告訴了柯南。

「果然沒錯！跟我想得一樣。」柯南在心裏想著。

柯南走下樓梯，看著四個嫌犯。

「一定沒錯，凶手就是那個人！」

## ——No.5 證詞的矛盾——

## ———三樓樓梯間———

「毛利老弟！你到底知不知道凶手是誰了呀？」

目暮警官已經急了。

「伊啊啊啊~~~~想不出來呀！」以毛利的功力，當然不可能知道凶手會是誰。

「哎呀！一定是小淵廣治嘛！他不但有足夠的殺人動機，也有充裕的時間犯案，所以一定是他嘛！」毛利又在胡言亂語了！

「要我跟你講幾遍！人不是我殺的！」小淵不甘示弱地罵回去了。

「天啊！得趕快讓叔叔閉嘴！」柯南趕緊將手錶型麻醉槍瞄準毛利。

「咻！」「唔……唔哦……怎麼又來了……」毛利剛好跌坐在天野的房門前。柯南迅速地跑到毛利身後，把變聲器調成毛利的聲音。

「沒錯，說小淵先生是凶手，的確是個玩笑。」

「什麼！」目暮警官急忙問「毛利老弟！誰才是真正的凶手呢？」

「目暮警官，你先別急，在說出凶手是誰之前，我要先解釋一下凶手所使用的密室殺人手法。高木刑警，是否能麻煩一下？」

「沒有問題！」高木回答的相當乾脆。

「柯南！」柯南又開始自導自演了「把鋼琴線交給高木刑警。」

「是！」柯南從毛利身後跑出來，把鋼琴線拿給高木刑警。

「這條鋼琴線是我剛才在外面的雪地裏找到的。」柯南又很快地跑回毛利身後。

「首先，先請你將鋼琴線對折，然後掛在窗戶上面的滑輪上」「是這樣嗎？」高木警官照著毛利，不，應該是柯南的話去做。

「沒錯！接下來，看見了窗戶的鎖上面，有一條被類似鋼琴線磨過的痕跡嗎？」

「有的！的確有一條被細線磨過的痕跡！」

「那麼，高木警官，請你將鋼琴線的其中一頭打出一個小圓圈，務必將結打緊一點。再將這個圓圈套在窗戶的鎖上面。」（這裏真的很難看懂，就請大家包容一點吧！）

「好了，毛利先生！」

「最後呢，再將鋼琴線的另外一頭穿過兩扇窗戶的縫隙之間，這時要請扮演凶手的高木警官爬出窗外，把窗戶關起來。」

一切都照著毛利（柯南）意思完成了，高木警官已經爬到房間外面去了。

柯南對著外面喊說：

「聽得到嗎，高木警官？」

「是，聽的很清楚！」

「高木警官，再請你把鋼琴線往外拉，這樣就大功告成了。」

鋼琴線因為被外面的高木警官不斷地往外拉，套在鎖上的小圓圈慢慢地往上拉。

不久後，窗戶就很自然的被鎖上了。

「這……」「原來如此。」在場的每個人至此終於恍然大悟。

「好了，把鎖打開，讓高木警官進來吧。」柯南繼續他的推理。

「如果要從窗外勉強用線把窗戶鎖起來，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只要有那個滑輪，一切就變得輕而易舉了！」

「原來是這樣子。」目暮警官也想通了「那凶手到底是誰呢？」

「我想只要再做一項確認，就能知道誰是凶手了。」

「松下先生，我記得你之前是不是說過：『天野先生也真可憐，被人一刀刺死。』這句話？」

「沒錯，我的確說過這句話。」

「那就對了。殺害天野龍治先生的凶手就是你——松下廣彥！」

「什麼！」「廣彥是凶手……」全場每個人都驚訝不已。

目暮警官追問毛利：

「這話怎麼說呢？毛利老弟！」

「你為什麼會知道天野先生是被刺死的呢，松下先生？」

「想也知道嘛！當初我們趕到案發現場時，天野先生不是胸口被插了一把刀子嗎？」

而且警方也這麼說啊！」松下趕緊辯解。

「警方？哈哈哈哈！」毛利（柯南）冷笑了幾聲「那我們的警方人員還真是失職啊！高木警官，請你告訴他，天野先生真正的死因是什麼？」

「是的，天野先生雖然是被凶手用刀刺倒在地，但他真正的致命傷是頭部撞到一旁雕飾品而死。」

「什麼！」松下非常地吃驚。

「至於你會說天野先生是被刺死的有兩種可能，第一種就是告訴你案情的警官說錯了，第二種，人是你殺的！」松下低頭不語。

「可是，毛利先生」土居在一旁插話「這樣還是沒有確實的證據來證實松下就是殺人凶手啊！」

「的確，這樣還不足以證明。但是，我之前有叫柯南去觀察天野先生房外的

情形，二樓的水管積雪有部分的脫落，而且最重要的是，牆壁上異常的乾。照理說，在這種天氣中，牆壁上即使不可能積雪，但多少會會有一些溶雪或是水珠之類的液體，但是在那裏卻什麼都沒有，可見是有人不久從這裏沿著牆壁回到大廳。當時有離開別墅的只有松下先生和小淵先生而已，我們現在就可以看看，是誰的衣服上有著明顯的水跡。」

目暮警官看了看這兩人後說：

「松下先生，你的衣服上的確有未乾的水跡，事到如今，你還要說什麼嗎？」

「如果你覺得這還不夠的話，我們還可以檢查屋外的腳印，看你是否有去看你的車子。」

「哼！不必這麼麻煩了！」看來松下已經坦承犯案。

「爲……爲什麼松下你要殺掉天野社長呢？」佐佐木問松下說。

「剛才不是有提到被天野整垮的古谷建夫嗎？我就是他的兒子——古谷廣彥」「你……」「古谷建夫的兒子……」

「我來到這個公司純粹就是要報仇，爲了要殺掉這個害死我爸爸的惡魔。所以我才努力的工作，在六年之內就成了他的得力助手。這六年來，我一直在等待時機，終於這個機會來了，我殺了天野這混蛋……這漫長的六年終於過了，一切都結束了……」

「我們走吧！」目暮警官將古谷銬上了手銬，坐上了警車。看著警車離去的我們，什麼話都說不出口，只能默默地看著警車離去。

----- (完)